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王　翰

蘇平仲文集卷十五

明 蘇伯衡 撰

詩賦辭

義門詩 并序

王氏自宋淳熙間忠惠公大父諱起府君繇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峻𡺲至忠惠公從弟諱芟府君始家深谿世載其美蕐於後昆則有若善淵翁焉翁隱居不仕勇於為義與其弟汶同財而共爨其子三人曰士覺曰士

麟曰士偉才皆克肖又能隨事立則為防範計躬率羣從由乎禮節本之以忠信文之以威儀習之於朝夕旦望行之於冠昏喪祭蓋至於今垂五十年男女百數十人莫不唯唯致謹以敦厚謙恭自牧而以浮薄驕傲為恥以慈愛和孺自奮而以乖爭凌犯為戒遂與鄭氏並以孝義著稱一邑可不謂之能為人之所難者乎余嘗過其門覩其事因詠歌之不惟美善行示風厲將使其子孫由是益亢其宗也詩曰

堯舜之世民莫不穀其可以封至於比屋降及叔季風
頽俗敝可封之人萬無一二顧瞻浦江百里之邑乃有
義家後先迭出昔則氏鄭今則氏王有闔其門相望一
方奕葉王氏族蕃且碩詩書纘承衣冠引翼夫合其族
自善淵君臨終之言抑何諄諄爾財毋分爾居毋析爾
毋骨肉化為仇敵爾盍於鄭是則是傚厥初本同毋自
棄暴我言孔善惟爾當受以成我志以啟爾後三子受
命罔不蹶蹶既篤其恩亦隆厥誼冠昏喪祭以曁百為

無細無巨悉立之規匪直也規以訓以教曰自其身實踐允蹈敢不劬勩而謂黄髪乃綜乃理乃賞乃罰在左在右有子有孫有童有冠其多如雲朝濡暮染日引月升衆志大定不俟戒懲冠帶裳衣周旋堂所有闃無聲出規入矩油油秩秩婉婉怡怡一門之内盎然春熙服有隆殺情無疏戚甘分同飲辛也共食兄弟欣洽娣姒具宜疇能間之無隙可窺人亦有言無行不至義問四徂於鄭何媲聖神在御廸下以德風教攸系亟用褒錫

倬彼鄭門有命蠲復蠲復之加式化國俗國俗是化匪私於鄭命書下賁寧獨此靳凡百士庶聿來儀刑況於曾玄不敬而承承之伊何祖訓是式享祀緜緜百世無斁

鈎勒竹賦

文何先生之於竹也稺壯枯老曲盡其形俯仰披折備極其勢暢達遂茂若得乎時攣拳局束若失其地轗焉憔悴若烟悽而露慘蔚焉芳潤若風恬而雨霽撓而不

屈若致節於崖石之間癯而不悴若挺操於霜雪之際或脩榦垂垂若臨流而娟淨或新梢裊裊若出墻而揺曳自根莖而節葉凡牙角與脈理變化雖至於萬千源委皆可以顧指論乎常理而當揆諸天造而契扶造化之賾發靈臺之秘未嘗設色聊以墨戲而具象外之象含意中之意是豈習與技之助乎昔者吾祖嘗論之矣文忠公則有先得直遂之説免起鶻落之諭文定公則以為猶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心手俱廢而后超詣

此有道者之能事也彼庸陋之徒烏足擬議哉使先生
不有得乎爾則何以能爾猗歟先生魯國聞孫儁材拔
萃雅德出羣丰神秋洒和氣春温緬逸志於邱壑謝濁
世之垢氛樂詩書於陋巷等富貴於浮雲闢髙軒以恬
處獨尚友乎此君窮其理而盡其性自彼晨而達於昏
忘形至於爾汝好合類乎弟昆時婆娑其下而灑錦牋
或寄傲其間而倒瑀尊既情狀之莫逃尚人竹之在論
莽渭川之千畝曾不滿於胸吞爾其風清日美浴罷睡

起掃地焚香執筆伸紙思聯綿而若抽氣浩蕩而莫禦
置吾意於毫端遊吾神於物外納萬籟之秋聲斡一元
之生氣欻電激而飈馳又申之以雹雨覺乾旋而坤轉
似陰役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自默中乎規矩曰籀篆
與秦隸實異形而同體法傳撥鐙之巧妙得活脫之髓
掃胸中之全竹駭生成於刻晷忽頼脫而迸裂怒絶綳
而掣去儼龍蛇之脫骨紛鸞鳳之刷羽既夭矯以偃蹇
復蹁躚以飛舞繽幡幢之旖旎交劍戟之撐柱疑亂影

之眩目訝明月之在户匪虛室之生白不傅粉而含素
鐵連鈕兮曾足奇金錯刀兮庶可伍恍一夢於山陰幻
兩身於湘浦引四座之涼颸驅半襟之煩暑操斧斤兮
欲加陋淇園之漢武揮涕淚兮欲染笑蒼梧之二女觀
之者目擊而意消愛之者手追而心慕求之者盈門而
接踵得之者襲藏而鍋固恐竹神之上訴致真宰之或
怒嫌造物之無功勅六丁而下取豈有妙至乎是而僅
擅譽於斯今而不流芳於終古唐之王維宋之文同剷

之李行浙之趙孟頫且猶讓路不敢獨步又況俗工塗抹翠黛屑屑乎畦町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内詎可同年而語固當望塵而拜也哉亂曰翳嘉植之種種兮孰不鍾玄黄之粹美也貞有筠之姱節兮吾獨嘉夫千古之不爾也肖雲儀與玉表兮彷彿覿乎孤竹之子也世莫知其真兮庶幾亦可以識其似也

雲林辭 并序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惟

恐不深適江湖而惟恐不遠非抗志幽憂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為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豈比錢唐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

澹泊為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為何如彥暉非抗志幽
曼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為
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尚固宜曉
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
有所不免況彥暉當問學之士狥於外物而競於邪侈
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
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畀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
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為賦云

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兮逥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奥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為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闤闠而臨通衢車塵滃若溽霧兮紛冉冉將浼予笱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為逐臭之夫瞻彼樂郊震澤之墟俯苕霅之漣漪兮仰毗弁之巒紆前谽谺之絶壑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從横以棊置兮聚落交錯若畫圖

畨面勢兮構吾廬梁桂檀兮柱杉櫧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攀薜荔以㤼㦒兮苔蘚繡乎階除列陵阜以為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踈烟條霧葉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龍之垂胡欑麗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滃氣孰吹孰噓排我簷楹羃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倏充塞而糢糊何變化之奄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覆

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於須臾彗掃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湛湛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眄兮增感慨以長吁曰寳莫寳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玩兮喟歎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貿貿以犇趨况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黙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滏山砠幸

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蕤茂春華敷岩紅澗綠漲氍毹幽泉發竇疾以徐髮鬅會朝鬋珩琚娱耳悦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壒何濡濡時招玄真子膾却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壚既醉涉江弄芙蕖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為衣蒲為菹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釋兮煩慮袪逍遥委蛇兮又何必訪偓佺於蓬壺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尚書襟懷絶蕭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數尺新圖為君寫齊山遥接吴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緑遍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别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却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莫歸朝出誰與侶蜃霧蠻烟結悽楚木綿花落鷓鴣飛苦竹叢深鸕鴣語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清晨旌節三川去今日車書萬國同燕餞都亭來詔使停驂鄉井訪鄰翁峰經回鴈邊聲静峽入啼猨樹影空昭烈祠西諸葛廟秦州城北隗囂宫神交露立蒼茫際長嘯風生感慨中毛伯昔聞周上介隨何今見漢明公布宣德意相如最囊括山川太史工河隴從兹兵不構轘轅此去路相通庭充橘柚陳方物歌聽巴渝識土風寂是多情江漢水直隨歸楫到江東

送秦待制出守龍州

一麾出守别金閨渭水秦原入馬蹄拔士真成空冀北懷人從此隔關西蒲蔔滿泛凉州近鸜鵒羣飛隴樹齊肯與交遊傷遠别要推恵澤到遺黎

送宋起居還金華

長揖謝僚徒還歸戒征軸眷言幽貞廬𡨚在仙華麓就養望既盈考槃願亦足儲清濬昔池薙荒理舊竹蘭佩紉春㳫荷衣製秋緑沆瀣晨三嚥彤胡晝九曝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玄潭古劍歌

扁舟昔向玄潭過聞有古劍留巖阿欲一觀之躊躇復不敢只恐開匣踴躍入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珠輝那得比玄靈外護朱草莖赤日中涌鑑湖水想當旌陽初鑄成橐籥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儲精靈不然長鐃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免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世餘子誰能庸長伴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邇來閱歲未五十

兩渡江湖寄踪跡瑶臺夜月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錫
昔至燕京時用太平今留石城兵祲廓清乃知神物等
鎮圭冥漠自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
復西聖明御九有妖孽俱授首既不假道上斷大蛇又
不用軍中撞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
申之以歌曰我知爾兮為赤蚪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為
民捍患兮萬歲千秋彭蠡之奥兮蜿蜒所憇爾之歸兮
徑中流慎勿奮飛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舞蛟鼉

兮與鱔鰍

送曹叔温赴淮安幙

初我識君自三山面如白玉紅頰顴平明振佩入烏府行人指點人中仙此身萍梗隨流轉浙水東西數相見時清事簡百不憂巵酒篇詩恣歡宴自從烟霧霾江湖將軍無復能齊驅春鶯秋月兩寂寞尺素斷絶心煩紆今古江南佳麗地龍虎截嶟天子氣戔戔束帛賁丘園濟濟衣冠若鱗萃東華邂逅式相逢蕭騷短髮驚成翁

青衫依舊陪驄馬風雨徒步進羣公過從更說舊遊好

舊遊著處生芳草沈約樓前杜宇啼西施湖上芙蓉老

京城官釀斗四千交歡安得青銅錢三嗅落花共一𠡠

浩歌白石看青天盡醑方喜慰疇曩操別那堪增養養

寒潮浩蕩足秋霖木落江空欲何往紅蓮緑幙依黄堂

傌言擊楫趨山陽君材有用仍小試干將百鍊須善藏

幾年爭戰今休息髑髏糢糊土花碧韓信祖逖安在哉

但見長淮揺落日世途反覆如浮雲人生離合矧可云

天皇盛德同華勛肯使獨鶴終雞羣

郭熙關山雪霽圖

昔我北遊月在䄍無旬犯雪度雄霸千里萬里皆瑶琨
高迷邱垤低迷罅朔風烈烈塵不驚中野蕭條但桑柘
僕夫股慄面削瓜身上破褐纏掩骼長途日暮行不前
回顧堪憐那忍罵前車既斷後車絕停驂獨宿道旁舍
床頭土銼鬱生薪村酒沽來敢論價卧聽櫪馬齕枯茭
展轉無眠疑不夜忽然朝光入甕牖主僕瞥見互驚訝

攬衣匆匆便蓐食如此晴明喜天借可辭趁暖即前程
翦拂褰驢還自跨蘆溝凍合疋練橫徑度不用脩梁架
西山馬首遥相迎拔起人言似嵩華瓊樓玉宇忽照眼
行行已到南關下時清關吏殊可人不復如何乃邀迓
過關使客多於簇或挽柴車或高駕閑情我正繞剡溪
吟思誰歟似清灞道逢軒蓋何其都駿馬雕鞍蒙錦帕
銀盆熾炭蠟光燃面面幨帷行酒爲徒御繽紛意氣麤
錯金劍具青絲靶行人不解説姓名但説無非國姻婭

狐裘貂帽不知寒馳驅爭入柳林射當時有意欲賦之計吏相煎嗟不暇鶯花窈窕江南春風景依依在圖畫

題張會稽扇

鑑湖波暖欲生烟太守行春放畫船皂蓋朱幡穿柳去傍人指點是神仙

題耕隱卷

中歲脫塵纓田廬遂幽獨靈雨春載陽繁霜秋始肅土屋自冬溫絺衣忘暑溽黽勉循所務焉知時運速翳翳

桑麻陰稍稍梨棗熟扣門無追呼登場有嘉穀臨深具網罟薙荒理松竹披帙欣自怡舉觴念誰屬俯仰復何愧逍遥遂忘俗禦寇談力命南華貴知足亦欲抽吾簪與爾為近局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美人結飛璫明月何皠皠閒之珊瑚枝其纚以五采此物曷致之錫貢自南海有材茍適用無幽不見採

嗷嗷衆赤子望望將告誰詩人咏豈弟奔命何可遲馭

促馬則疲水煩魚不滋往者皆謂然來者能勿思
西望姑蘇臺近臨百花洲白露正為霜行人不可留但
感鴻鴈集不傷麋鹿遊月明歌子夜民生庶其瘳
遠客京城中賴有之子並出處靡不俱豈異形與影俛
仰忽不樂睽離生俄頃執手臨路岐語語不知永
明明天上月既盈還復缺聚散諒如斯無為腸内熱同
氣恒相求豈限吳與越精靈颯然合不見雙巨闕

送李丞赴堂邑

堂邑古壯縣地濵會通河我等遊燕冀操舟河上過路逢兩父老白髭鬢皤皤自言今斯邑前後知幾何豈弟如父母張令良不多往者不可作來者誰同科吏治日蕪穢民病日沉痾語罷還太息繼以涕滂沱何況十年來無歲無干戈黃塵迷道路白骨被陂陀原田自膴膴孰種麥與禾遺黎轉惸惸短褐不至髁念此喪亂際思治意則那令焉亦已幸得見義與娥脫之塗炭中所重在撫摩視民有如傷聖德無偏頗載糧往賑給下令蠲

頫苛之子青雲彦綠髮顏如酡壯志在經濟夙學崇丘軻一旦被推擇職此非由他丈夫貴立事歲月如奔波丞乎豈負予行矣勿蹉跎贈以辛苦辭酌以金叵羅報政抑何日天門鬱嵯峩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薄言宦京國倏爾三四齡愧非軒冕姿實切邱壑情及兹攬圖畫振策欲遐征禊館既宏敞崇山復崢嶸丹崖散春綺碧樹含秋清芳辰良讌會羣賢俱合并列坐藉

綠縟舉觴泛清泠撫景趣已領染翰詩遽成窮彼一日
歡垂此千載名誰能繼芳躅睇望增屏營

送饒彦材還盱江二首

阿翁鬢髮已星星遊子何心更遠征昨夜客牕風雨冷
寒衣收拾寄行營

塞上風塵晚不驚將軍傳令且休兵秫田收後多為酒
早晚還家共太平

送陳思可主簿赴進賢任

一别十五年倐忽若昏旦相逢京城中幸脱戎馬亂宦遊我何成鬢髮子已换留連一尊酒寂寞四門館剪燭聽寒雨話舊過夜半居然消百憂莞爾成一粲維子才且賢文采甚焕爛起從有道徵國光方縱觀謂宜置館閣鴻猷藉宣贊如何奉明命鈎考親吏案黎庶乃邦本疾痛資抑按要將遠猶敷可以小邑翫心懐簡書畏跡逐萍梗散席掛遇順風潮生失遠岸昨夕簪云盍今朝袂還判後會復何時臨岐重嗟歎

長江送別圖餞朱仲雅赴山西省墓

班馬欵江渚日夕羣山蒼對酒不能御非念川途長朔南自一統鴻燕不同翔別長會日短載歌燕燕章

中丞劉先生齋閣前山茶一枝並蔕因效柏梁體呈

朔風剪水雨雪雱萬木蕭條凍且僵青蘂丈人鈴閣傍山茶作花紅錦香中有一枝並蔕芳荷彩爛若雙鴛鴦嫣然占盡三春光皇英采自雲中央赤旗翠節兩作行

阿母笑執瑶池觴仙童雙雙吹鳳凰綵女齊綰珊瑚璫
麗色照耀青霞裳芳氣氤氲滿中堂大君尺劍定八荒
牛歸桃林馬華陽百度既貞四維張禮樂誰云謙未遑
制作直欲追虞唐文人今之杜與房主臣合德真明良
朝夕左右扶維綱餘子議論安敢當一朝嘉惠錫后皇
乃是人文發禎祥玉局仙子喜欲狂更祝文人壽而康
髗黻鴻猷焕天章山茶之瑞垂無疆

陪諸公郊行

忽憶兒童唱大堤便攜僚友出金閶清溪繞郭穿魚市瘦馬尋芳踏燕泥酒美得辭花下醉詩成漫向竹間題始知遊衍來應晚岸芷汀楊色已齊

絶句

幽花陣陣隨風減芳草萋萋逐雨添悶倚瑣牕聽紫燕不知粉蝶過朱簾

送王希暘編修使交趾

歷數歸真主羣方若綴旒外藩須嗣續當宁重懷柔芝

檢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予求暫下
層霄去真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廏馬出驊騮望重皇
華使名高好時候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鈎自覺光輝
遠那知跋涉脩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
江分燕尾流墮鳶從跕跕馴鹿自呦呦綠認桄榔浦紅
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蛋户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
瘴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為樓榭葉時交墜沙蟲或
暗投由來宣至德直欲被遐陬除館迎京使傾城拱道

周陪臣偵伺謹膳宰往來稠樂作聆銅鼓衣更閲貝裘珍羞羅海錯妙舞雜巴謳蕉實垂垂重椰漿盎盎浮栝

囊懲意𢎞謚口 却扶蔞事大無違禮新王實好修首陳皆膚訓餘事及宾搜足使誠心服端非緩頰倖上方思

子切誰敢為王留別袂逢梅雨歸期指麥秋論思金馬日頌獻碧雞不

即日

午門同出獨歸遲立斷銅壺漏下時添得緑荷千萬柄

雨聲強半在西池

贈徐季子

百金不惜市栀鞭兩耳不解聽朱絃人情如此亦何以
我每見之獨慨然夫君懷寶起浙右掉鞅觀光來日邊
夙學人言破萬卷新製我喜窺幾編金莖玉露足秋爽
林花澗草爭春妍紛紛牛毛豈不多振振麟角爾固專
摛藻詞垣翻含置採芹鄉泮仍留連所好者竽鼓者瑟
猶柄以方鑿為圜陳平丰姿若冠玉酈生辯口如河懸

禮意殷勤日三接華貫敭歷歲九遷由來利鈍係遭遇
未必智愚殊天淵樂育菁莪亦已重況乃桑梓敢不虔
去國不賦北門什還家徑上東吳船大材小試吾竊歎
冷官不厭子乃賢蹇予閱世倏四十守官太學垂五年
包羞待問成倚席畢竟兀坐寒無氊勳業空期螘附驥
俛仰却笑夔憐蚿彼哉浮榮勿復道歸與樂事言難宣
會稽雲門最幽絕鑑湖剡水交漪漣玄猿嘯呼山近屋
白鳥明滅江吞天雲間往往得靈藥月下時時聞采蓮

多暇應為曲水會乘閑便作東山眠村翁溪友總愛客蕨芽蓴菜不計錢酒酣更斫銀絲鱠章就還灑蟬翼牋並遊只許鐵冠子同載應懐玉局仙願言留榻以相待一曲擬乞君王前

朱澤民畫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雄麗皆衡霍幽深有澗瀍羊眠松下石虹掛屋頭泉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博士賦

我家海嶽之畫圖乃是小米手所摹丹崖翠壁走雲氣
北連恒碣南衡廬長風中來吹不斷疑有鬼物陰卷舒
石林倏開復冥漠雷雨欲至愁𪑏䵢分張尚覺天地窄
慘澹直與造化俱斯人一去三百載流傳筆力到方壺
舊聞仙岩二十四雲牕霧牖仙者都錦溪朝朝王氣合
瓊林夜夜丹光噓方壺揮毫托真趣生紙染出纔尺餘
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玄猿呼上清羽士欣入手
珍重不減千明珠展觀使我長太息如此雲山何處無

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不枯強顔笑傲金馬署嗟我豈是東方徒乞歸何幸優詔許遠遊便以雲爲車蒼梧既酹虞帝墓會稽更探神禹書左攀東海若木枝右折西華青夫渠尋真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卭枝扶豈無清泠可洗耳亦有沆瀣堪充虚我自持盃酌阿母誰能搔痒招麻姑鬢髮不受皓雪變日月任使跳丸如玄圃羅浮若解后擬出海嶽相歡娱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噢賦此

玄霜濕露動龍香水殿書題愛晚涼蟣虱小臣惟感愧

姓名衣被五雲章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聖代何曾有棄材選掄猶自及蒿萊玉階俯伏聆天語

金匱抽書亦許陪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玉署高寒切玉清不材豈不戀恩榮只緣多病無無似

自合山林送此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聞欽蒙俞允志喜

朝中久戀乘軒寵膝下深慚返哺私新荷君王賜骸骨

家人須信有歸期

尋被留校讐元史

聖主詔修前代史史官鱗萃總名流胸中不識楊雄字

也向蘭臺學校讐

寄吳文明憲副

已過風雨節不得故人書目斷千山外神交五夜初纚

衣天下士白鷺使君車風采能廉懦知君獨起予

贈王彦和檢校還北平四首

拜表趨丹闕承恩宴紫宸羽儀江左彦簪紱幕中賔玉液金盃出璚筵錦瑟陳轅門思贊佐迴轡敢逡廵

提封開畫省地勢控全燕雪重陰山近星低瀚海連藩屏歸付托畫諾仗材賢捫虱家聲舊麾須有奏篇

避地依先隴閑居隅短墻紫荆花下醉白紵水邊涼午夜看華月中流放野航隱淪元自好誰遣綴鵷行

乗傳歴長途齊封接魯墟頻年經戰鬬幾處遂耕鋤小市尊多酒貧家飯有魚重來朝覲日為報王階除

連雨雜書三首

江雨殊未已江風生早寒令我悄不樂喟然起長歎決去胡不早無營尚盤桓徒貽父母愁歳宴衣裳單

束髮學為文志在秦漢上異彼經濟具待此將安往自悲還自慨云胡常養養不見力田者寧復計荒穰

鬱鬱苦無聊起坐讀古書一篇未云畢感觸增嗟吁儀

黍爲丈夫丘軻見謂迂是事古已然偃蹇欲何如

史館雜書

蔓草寒烟漢苑秋書藏金匱更誰收禮亡樂缺無窮恨
地老天荒有限愁筆削自從尼父後文章無過馬遷優
坐銷官燭如何補絲絡斷慚進庶羞

東齋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愜素高枕一酣眠長廊獨閑步白
日誰云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階涼風湍高樹偶隨

孤鶴行時見踈螢度即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絶句

落葉滿衡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歸客

雪夜聯句

清夜羣彥集孟膚虛館一燈閃平仲白雪積更霏玄雲暝逾掩子堅幌薄絢琉璃瓦素侔琬琰克正珠跳閒投隙玉立每因厂平仲詹鐸金琅璫壁水銀瀲灩克正庭栢凍不僵宮槐望逾儼伯淵皐禽奪娟娟屋烏羞黷黷平仲觴舉席既秩孟膚

語永興方漸孟無芬郁雜桂椒圜方薦菱芡仲善酬酢肆驩囂謳吟互褒貶居易爐噓火盎盎篆裊烟冉冉克正岸幘極情真吮毫綠韻險伯淵思湧若有神文成不加點平仲癯然牖侵鬢酣已紅上臉孟膚吻燥喜餽漿耳熱思卧簟冰韲乃吾嗜池鱗念誰罨平仲青黃感木災黑白悲絲染德玉振衣鶴蹁躚伯淵絮羹魚喁噞畫蛇肯添足待鰲不遺厭平仲庶用樂羈幽焉能任拘撿子堅掀髯良已放拊掌詎云諂德玉更移燭屢續坐久衽終斂孟膚小草漢張芝清談宋王

儉孟兼寒牀晒卧衾克正夕艇擬泛剡伯淵公乎材總邁余也厠何忝假寐云小憩平仲夢噩恐成魘孟兼城柝或罷擊風葉忽聞颭平仲虹光射斗牛伯淵妖氣蕩關陝居易行藏愧蹉跎歲月傷荏苒子堅起舞聽牕雞驚呼駭巷獫克正欵洽既無荒留連復何憮相對總忘疲東方已睒睒平仲

蘇平仲文集卷十五

蘇平仲文集卷十六

明 蘇伯衡 撰

別集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過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

于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内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聳勍敵遠却社稷用寧高之力也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為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遺于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為遂名弦高賜焉高稽首

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隸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為幸已甚何賜之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勲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恤其菑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歸功于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功猶竊人

之物以為已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為功乎若曰不腆常牛臣之自輸于是乎歸焉臣雖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為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寔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于臣而已非君寔寓則臣焉取之牛韋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

而無退傅于城下其誰獲免于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覆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韋乎今儌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定其室家矣其為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為僇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僇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為遂許高君子于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

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于秦之師也

魯宣公税畆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税畆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場為問將何以辭其大討矧取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為夫夫九為井井九為邑邑四為邱邱四為甸甸四為縣縣四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于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治民也豈厲民哉故為之制食于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

上也不過什一為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蔑君斂財毒民蔑君君怒毒民民怨若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逞欲越自魯公撫封于少皥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𡮢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斂之時入則足用

在三事而已一曰窒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體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鑒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怒速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浚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紂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

也若之何淩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為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耉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

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築之非踰時閲歲不成及乎毁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毁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比十圍之木也比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

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于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脩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脩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句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

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為將用屈侯鮒為子擊傅而魏之為國也天下莫强焉君子曰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闕玃若鹿豕若鴻鴈若鵁鸕

若鵜鶘若鸕鷀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遁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

且烏乎取哉故其無逃于樊籠之間非綏寔為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炫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名為翰林學士在建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年至四年以李懷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為人懷光猶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微示論刺而已及其既貶乃聲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貞元八年裴延齡之判度支在七月贄于時極言用延齡之非德宗不聽

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歷數其罪惡而贄竟罷為太子賓客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已稔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咎其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少置謂位不同也則學士號内相猶之為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為相日贄諫非不行言非不聽也此何為哉然觀贄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何所

恤可謂不以得失為患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無間然余是以累歎而深惜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歎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為不信吾

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媪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媪曰何之媪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媪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媪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媪

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媪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媪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偸德是操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

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冢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駔儈乎其甿隷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柬縛而遺之斯乎其殣而埋之斯乎其殆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繳道門闕罘罳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

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銅木為棺葛藟為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草花斴斒牛羊礪角可悲也夫牧豎縱橫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没垣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没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冈象出没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

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夭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籍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繡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為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澌盡而塵飛頹然獨存者第敗冢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邱壠塋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

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兹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為之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茍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為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文用機競浮榮于旦暮較强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没没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

其健羨脫其枚羈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航廣彌天奇貨異寶塡委其間眞臘流求川蜀荆蠻乗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博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舴艋而浮游溪澗之中低桅短篷坎窞其容輕如浮梗迅若飛鴻倏依淺瀨忽緣長谼槳蕩乎浦溆之裔纜繫乎蒲

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鯛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于浦漵之有餘與其懐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覬覦乎乃歌曰我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虛兮利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為爾

毋我愚兮我寧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己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履危機昧廉恥而處汚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斃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濵見漁者視其網則繒也觀其所得之魚宛轉喚喁鱗鬛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

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鬻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鼈之類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繒以為網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為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空同子乃歌曰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歎

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顰蹙者累日

於陵生問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黄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服其服者而天下之隆平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黄皇而備于堯舜其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其繡于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為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己無為萬國咸寧山之鎮也聖

神文武之難名睿哲温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疇咨六府三事之允治烝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内華而外夷黻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為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為之昭焉故也服

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欲稱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為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為彼其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

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强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强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堂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脩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

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絶人之畧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于上風俗美于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于凡大開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為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幙牕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為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群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嘬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嘬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

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詐為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柰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為聽好惡之不作情偽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貎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怨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恥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

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黜吾知任吾真佚吾形
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
闞翁聞之蹷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
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
竅吾遂與含聰氏為友乘無形之龍以適無象之野而

游乎無聞之鄉處乎無聲之境息乎無情之庭吹萬變
作而吾窅兮無知疾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覺況乎毀譽
吁俞笑歌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我一竅之完也而我
適吾適也若此庸詎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
我其為玄同乎子將求我于空同之上乎吃者闕翁曰
予遊心於墨墨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
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

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

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

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

補于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蕚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者

楚之于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欤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憪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猫羣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戲舌以相咶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挺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鬭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交于前欲炎于中恐巳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

之猫鬭而噬弗顧矣而況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欣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為義醜詆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于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

以平或遇之不以以其道則納履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茍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茍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禄待禄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内也道德以為貴仁義以為富斯内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内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幡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為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

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倏焉而辭職忽焉

而拜官暮而處朝而出屢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

教于人故君子能成已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

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

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

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

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

成已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虢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赧容豈非存心于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

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已守道必若古之爲教者然後能成人教于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已今也在下位而爲教則歉然不安而人且以爲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闇然不屑而人且以爲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耶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

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況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織者恒不滿數百家而食者衣者恒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烏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烏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僨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内數百戶之中田多者初不過三四戶今也服

役于官惟多田之家而已其餘或賈于市或商於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蓄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二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為窶人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家之

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于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為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于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為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惡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兩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偽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于

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

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況萬乗為天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寛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吕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羅其殃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歳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

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禳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猶人之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

已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已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為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畎畝為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貴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禁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

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為貴故朝居位而暮去位則暮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為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矣暮去位而暮以為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為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未之有也

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為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于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

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巳
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巳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
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
加疎於巳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巳失志之時是故君子
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真友
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
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葢君子
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

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有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茍友人亦不茍友于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于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

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不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偽友者則為之也真友者固不為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于真者則内友焉而鄰於偽者則絶絶偽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内真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士蔿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疎也信鬼蜮不智疎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杕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開于左右曲沃之奥有神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蔦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于陰之多也今木之榦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寔爾蔽也

蔦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災祥非神之為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傳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蒍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為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隳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

氏㮀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㮀去矣去其一也且懼
壓焉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
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蔿使晝
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
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
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絶物也何能為哉
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
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

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群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群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群公子君子曰强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群公子縱不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于難群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者矣此計所以為事之本聽所以為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為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小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絶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

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群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徼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徼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群臣咸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群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强而已矣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强而惟患政不自

已出授人以太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圓以規而成圓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圓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圓平

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葢莫不因而爲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爲之權衡度量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乎爲之禮樂政教因民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爲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爲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

乎雖然不出于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為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刑政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乘之而羈靮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楅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

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告姑言史氏之設其為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于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于論著書於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

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為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為

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矧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為曰何謂聽其所為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於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食飲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

之人皆凌兢戰慄如露立氷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于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為而已矣聽其所為則不知憂患之為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

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陣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祗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已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

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為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為體矣今夫路其東多歧而其西無歧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歧多者焉苟自其歧多者亡羊則

是以一為要矣一故静静故明静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静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静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右瞽説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為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

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呫畢一儒者耳天子知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于兄弟之間愉愉然間讀書為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贅說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鈎探物連牽不絶其出不窮原其敝之所始要

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聱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

黄魯直見之而余深為之擊節云洪武八年五月十

日金華胡翰書

右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凡一十六卷前蒙

陰縣簿林公與直編類鏤板郡庠傳世既久朽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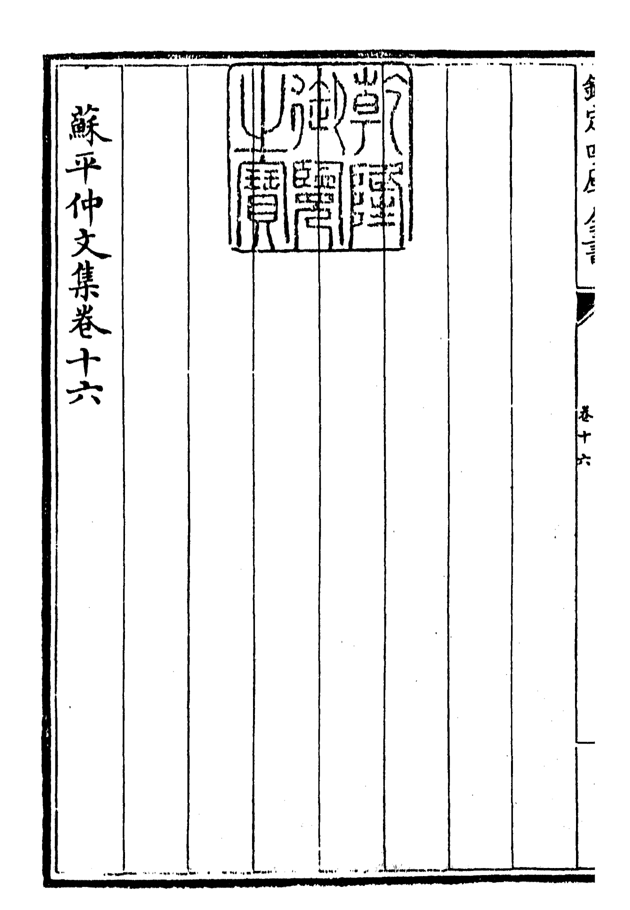
過半别駕曹侯下車之初尋訪舊本繕寫繡梓以

補其缺然舊存者率多昏翳訛謬恐誤後學諒於

是不揣蕪陋公暇躬自校正乃命郡人葉景森繕

寫成書諆諸郡守武公揮使牛公貳守曹公通判

黄公各捐已俸重壽諸梓遣吏蔣處育以董其事經始於壬戌春二月朔畢工是歲秋八月望凡七閱月而書成燦然一新編卷目録悉依其舊中間字義脱落無可引據者則不敢强而質之姑虛以俟後之君子為考訂焉幸鑒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蘇平仲文集卷十六